

血戰孟良崗

● 周力行

七四師死守孟良崗

山東蒙陰縣西南有博嶺山，東有孟良崗，標高六百一十公尺，亂石嶙峋，樹木稀少。戡亂戰役中，民國卅六年五月十六日，七十四軍（當時稱整編第七十四師）傷亡殆盡，軍長張靈甫率同高級將領自戕殉職者二十餘人，對戡亂失敗影響重大。以後每年是日，七十四軍老兵，例有追悼儀式，卅九年的這一天，我們已遷來臺灣，我也去臺北市極樂殯儀館弔靈，一進大門，見張靈甫將軍之鄉長于右任所撰輓聯，聯云：

太平洋血堡壘，孟良崗真精神。

深佩其既寫當時實況，又道出臺灣之反共地位與力量，真是言簡意賅，實為佳聯。

我們在剿共戡亂作戰中，所獲之寶貴經驗和慘痛之教訓，可作反攻時之參考，而孟良崗一役實為重要史例，因略述其始末如左。

（一）戰前敵我的態勢

孟良崗北麓面臨汶河，南流入沂河，臨沂縣

即在沂河西畔，我第一兵團位置於此。再以此為頂點，向西北延伸，有整編第四十八師及第七軍，向東北延伸，有整編第八十三師、整編第七十四師、廿五師及六十五師，成一V字型的配置。共軍之第七縱隊在莒縣，第二縱隊在蘇村，第八縱隊在沂水，第九縱隊在坦埠，適在V字型之外沿，與國軍成一三角型，隔汶河相望。但敵之第六縱隊，則在臨沂以西，孟良崗以南窺擾，亦即在我軍後方空隙游擊中。

我最高統帥部之戰略方針，係以陸軍總部徐州司令部負責進剿劉伯誠所部，打通津浦線，以陸總鄭州指揮所負責進剿劉伯誠所部，打通平漢線，由願祝同總司令統一指揮。

陳毅主力自卅六年五月上旬被迫退據魯中沂蒙山區後，一部份在膠濟線之上益都、張店、濰川、博山一帶，企圖進行機動持久戰。國軍為徹底予以擊潰計，即命第一兵團（湯恩伯）北向沂水、坦埠，第二兵團（王敬久）北向寧陽，第三兵團（歐震）西向新泰，第二綏靖區（王耀武）南向濰川、博山，分進合擊，以期一舉肅清沂蒙山區。

我之整編第七十四師，原在孟良崗南側之梁莊、蒙山，築有良好陣地，五月九日奉到攻擊坦埠之命令，其右翼有在青陀寺之整編八十三師，左翼有在桃墟之整編廿五師及在蒙陰之整編六十五師。而八十三師之右，復有整編四十八師及第七軍，六十五師之左，則有業已佔領新泰之整編十一師。即七個整編師並列，七十四師適在中央，任對坦埠之主攻。照戰前態勢看，在中央的這一師，如不遭遇特殊狀況，絕無被敵包圍殲滅之理。

（二）戰鬪經過

五月九日，整編七十四師奉命自梁莊繞孟良崗東側渡過汶河，攻下坦埠後，直搗東里店匪巢。整編廿五師在左，自蒙陰沿孟良崗西側之沂（水）蒙（陰）公路向坦埠攻擊前進，整編八十三師在右，自青陀寺向摩天嶺攻擊前進，以協助七十四師之作戰。

五月十日，七十四師以五十一、五十八兩旅為第一線，五十七旅為預備隊，向東里店攻擊前進，以輸送團（完成步兵訓練並武裝）留置梁莊

，掩護後方。因係重裝備部隊，車輛甚多，沿途逢山關路，過河搭橋。十三日進至摩天嶺、巡邏山之線，距坦埠僅八公里，但兩翼不見友隊踪影，而佔優勢之共軍（約四個縱隊）則已向南側包圍而來，故七十四師因過度深入而陷於三面被圍之不利態勢中，於是急電兵團部，要求友軍急進。兵團部接得其他部隊報告，謂敵之主力尚在沂水方面，坦埠附近之共軍為數不多，乃令該師務於十四日攻克坦埠，並派李延年副司令官督戰。

五月十四日拂曉，該師乃依原來之部署，向坦埠猛攻，八時許，左後方五十七師方面，發現大股共軍向整編七十四師後方移動，同時查悉某師之突擊隊已向蒙陰撤退；又接空軍通報，大股共軍已在右側發現。作戰至十四時，據留置梁莊之輜重團報告，通臨沂公路已被共軍切斷，前來督戰之李延年將軍已折返臨沂。至此才證明共軍係以一部死守坦埠，誘致七十四師之攻擊，而以全力包圍該師。

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乃一面報告上述情況，一面令五十八旅掩護五十一、五十七兩旅向蒙山所設陣地撤退，撤退至孟良崗高地時，張師長徵詢副師長蔡仁傑及副參謀長魏振銳對撤退計劃之意見，魏參謀長說：「蒙臨公路已被切斷，如明（十五）日天明以前，我師不能順利佔領蒙山陣地，孟良崗必為敵佔據，仍然腹背受攻，不如就在孟良崗暫取防禦之勢，以待友軍之協助，再行轉移攻勢。」張師長因右腿受過傷，不良於行，於是同意魏的建議，佔領孟良崗改採防守作戰，並深信以該師之強大火力，足可殺傷敵軍大半，

全線都是白刃相接

再作後圖。

兵團部獲知該師四面被圍，改守孟良崗之行動後，即致張師長一電如後：「共軍來犯，實為我殲敵之良機，我鍾紀軍即由界湖附近向西，王凌雲等兩師明日由常路經蒙陰而東，向共軍夾擊，貴師為全局之樞軸，務希激勵全體將士，堅強沉毅，固守孟良崗，並以一部佔領梁莊，予敵痛擊，以收預期之偉大戰果。」由電文中「全局樞軸」四字看來，可見該師任務之重大。

起初，整編七十四師向坦埠攻擊時，曾逐次攻佔西南官莊、盤山莊、馬牧池、董家庄、窩窩溝、王山莊、孤山、三角山、水塘崗、楊家寨及黃鹿寨等處共軍陣地，計殲敵三千餘人，俘敵五百餘人，鹵獲步槍二百六十枝，輕機槍五挺，該師亦傷亡達千餘人。自奉到前令後，為顧及全局，不惜任何犧牲，決心死守孟良崗，而作如下之部署：

- ① 第五十八旅主力佔領鷓鴣窩、蘆山及孟良崗五四〇高地。
- ② 第五十七旅佔領南官莊、劈編市子之線。
- ③ 第五十一旅佔領焦家谷、石旺崖及馮家莊一帶。
- ④ 師工兵營、輜重第二營佔領業家溝、楊家莊及大山場之線。
- ⑤ 第五十八旅一部（兩個營）控置為師預備隊。

五月十四日之夜，共軍向全陣地猛攻，且後

續部隊不斷增加，劇戰徹夜，尤以南官莊、劈編市子及鷓鴣窩等處為激烈。第一七一團之營長湯任遠、第一七〇團之營長夏存實及其一、二兩連連長均壯烈殉職，而一七二團第四連之鷓鴣陣地，反復爭奪，得而復失者五次，最後該連全部罹難，一夜之間，雖殲敵三千餘人，我軍亦傷亡營長以下官佐百餘員，士兵千餘名，騾、馬散集山腹，被敵砲擊損失約五百匹。

十五日拂曉，共軍繼續圍攻，分成十餘波人海衝殺，我軍以自動火器猛烈掃射，直至彈藥告罄，敵之最後數波，始得攻佔萬全山及北桃墟北側高地，梁莊亦於午間被敵第六縱隊所佔，至是該師乃與友軍完全隔斷，陷於層層包圍中。張師長即將情況報告湯司令官，並請求空投糧彈。湯司令官親覆一電如下：「目前戰局，貴師處境最苦，而關係最重，空軍當即來助，同時黃百韜、李天霞及王凌雲師向東出擊，只要貴師站穩，即可收極大之戰果，亦為貴師最大之功績，務希轉告全體將士，一致堅毅奮鬥，以達成此偉大之任務。又聞萬全山已有敵踪，此點至關重要，希即以有力部隊奪回確保為要。」

該師在剿共、抗戰各役中，本有常勝軍之譽，而自卅五年戡亂以來，攻取淮陰，克復漣水，橫掃蘇北，直搗魯南，士氣高昂，信心堅定，此次進攻坦埠未成，退守孟良崗，全軍官兵克盡所能，無如共軍有五至六個縱隊之人數，為該師六倍之衆，火力雖不見得優勢，但以其人海戰術耗盡我軍彈藥，終至因彈盡而招架不住。反攻萬全山之不能奏功，蓋亦此故。

電報之外不見援軍

以孟良崗防禦而言，我軍砲兵多放列於山腹，陣地暴露，易為共軍發現。敵不斷向山上射擊，石塊橫飛，益增傷亡，使我之步砲協同更為困難。同時空軍未來助戰，而陸空聯絡電臺又被敵炸毀，無法連絡，使共軍減少空軍之威脅，況且空投糧彈，因敵我陣地交錯，亦有被敵拾獲者。在此極端不利狀況之下，戰至當日十七時，該師已傷亡纍纍，陣線殘破，全線都是白刃相接。至二十時許，又奉湯司令官親電：「張師長靈甫兄並轉諸將士，貴部奮戰多日，艱苦卓絕，砥柱中流，至堪佩慰，除嚴令各部隊迅速前進與貴師協力殲彼頑敵外，尚希繼續努力，以竟全功。」

全師官兵聞援軍即將到達，一時士氣大振，遂集中兵力，重新整頓態勢，以五十八旅守備鵬窩、蘆山、孟良崗等高地及椿樹、谷亘、葉家溝之線，第五十七旅扼守風門、大塘、窩托一帶，第五十一旅守備焦家谷、馮家莊、五二〇高地，亦即殘餘兵力緊縮成一核心地帶，死守待援。劇戰至且，第五十八旅旅長盧醒，第五十七旅團長周少賓，均因親赴前線指揮逆襲時負傷，是日傷亡官兵達七千人，敵則倍我。

血戰孟良崗
十六日拂曉，各旅扼守山麓部隊，因傷亡過重逐次移入山腹，並令僚屬官員及服炊事、醫療等勤務之雜役士兵與稍能行動之傷病官兵，一律加入戰鬥，作最後之拚命。惟因佔領地區縮小，糧彈空投不易，飲水缺乏，援軍未至；敵則有增無已，情況益趨危殆。九時許，共軍續以猛烈砲

火轟擊，因石山無法構築工事，致傷亡更重，官兵竟以戰友屍體作牆，用毛巾澆尿解渴，真是慘不忍睹。迄午，第五十一旅據守之五二〇高地，被敵三面圍攻，全部壯烈殉職，遂陷敵手。第五十八旅堅守鵬窩之一團，於十三時被敵攻陷，僅存官兵，亦均殉職。而於此千鈞一髮之際，又奉湯司令官電令如左：

「張師長靈甫兄並轉蔡副師長、魏參謀長、各旅長及全體將士，貴師孤軍苦戰連數晝夜，忠勇堅貞，至深敬佩，除飭各師不顧一切，星夜進擊應援外，希兄等激勵士氣，堅苦奮戰，與援軍裏應外合，殲彼匪類，以完成革命之光榮任務，是所切盼。」

是時，敵正猛攻蘆山高地，第五十一旅團長受傷，到十七時許，蘆山及六〇〇高地各處，亦因守軍傷亡殆盡相繼陷敵。第五十七旅陳旅長、明副旅長及第一七〇團馮團長等，均各率殘餘官兵共百餘人，向孟良崗師指揮所靠近，協同傷亡過半之師特務營、工兵營、輸送營、通信營等，死守最後之寸土，但因兩側山頂均失，敵之近戰火器皆能直接射擊，四面衝殺而來之共軍有如潮湧，至十九時許，指揮所（孟良崗巖穴內）週圍之官兵，傷亡幾盡，而援軍迄未到達。

官兵全部壯烈犧牲

張師長見大勢已去，無力挽回頹勢，乃以報話機向湯司令官及整編八十三師，廿五師發出最後電報謂：「本師已盡最大努力，今惟有捨我一身，以報黨國。」隨即與蔡副師長緊緊握手告別

，即飲彈自戕。

蔡仁傑舉其顛抖之手，含淚向張靈甫師長致最後之敬禮後，亦舉槍自殺。五十八旅旅長盧醒及團長周少賓因重傷臥於巖穴內，不能起立致哀，乃爬行前進，伏屍痛哭，旋亦相繼自盡。此時敵已衝至洞口，參謀處代處長劉立梓、五十七旅副旅長明燦率同衛士與敵肉搏而死。

於是孟良崗失陷，整編七十四師官兵全部壯烈犧牲。因事先受傷離隊現在臺灣者僅數人而已。此數人之中，有旅參謀長及團長各二人，師部參謀一人，曾向有關方面陳述作戰經過，並檢討得失。

(三) 孟良崗作戰之經驗與教訓

大軍作戰，應齊頭並進，協力合作，所謂「勇者不得獨進，怯者不得獨退。」方能共竟全功。除了勇敢以外，親愛精誠，不存疑嫉、觀望、自保之心，無陽奉陰違之習，更為協同作戰之基本要素。由湯司令官「已嚴令各師迅速前進」、「已飭各師不顧一切星夜進擊應援」之電文以觀，或就敵在山東境內之十個縱隊，最少已有五個縱隊在圍攻七十四師之事實來看，而援軍終未到達者，是這一個師確實前進太快，突出過甚，以致孤軍被殲，殊為可惜。但以其絕對服從之精神言，亦值得湯司令官在電文中再三表示敬佩。

當張師長在十三日既與友軍連絡不上，十四日又發現兩翼被圍之時，倘臨機獨斷，不徵詢僚屬意見，一舉退回蒙山、梁莊之既設陣地，則與友軍容易聯繫，「留得青山在」不愁以後無殲敵

之日。然張師長以不作此圖，蓋因所奉任務為攻擊坦埠，在孟良崗候得友軍，仍可轉移攻勢，不辱使命，若一舉退回原地，惟恐是非難辨，職責有虧。

詎料援軍未到，而孟良崗又屬不毛之山，全部配備暴露無遺，既為敵之彈巢，兼受碎石傷害，以致死亡逾恒，復以陸空電臺被敵擊毀，不能獲得空軍充分支援，夜間由山腹發射之照明彈，在降驟爆裂時，剛好照亮山麓我方之位置，等於替敵人指示了射擊目標，而放列於山腹之火砲，又難消滅山麓之死角，加以糧彈告罄，飲水缺乏，終至全軍覆滅。總之，孟良崗本非可守之地，尤不利於重裝備部隊之作戰，孫子說：「不知山林險阻沼澤之利者，不能行軍。」故與其遷就任務，不如本孫子之法，先求「全軍」次求「全勝」，依「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」之道，而獨斷專行，則不致有此之敗也。

靈甫名號永垂不朽

戰場情報之確實，非常重要，當其他部隊報告敵之大股已被吸引於沂水方面時，則整編七十四師遭敵主力包圍之情報，上級自須加以研判，等待證實。及至情況明確，則七十四師之任務，不得不由十四日拂曉之攻擊，午間變為退却，入晚又改為防守；一日三次變更部署，時間浪費，戰力大減，自所難免。中共作戰的原則，本來是「擊弱強亦弱，擊強弱亦強。」也就是「避實擊虛」的另一說法，後因重裝備部隊銳不可當，中共恨之入骨，遂又變更說法：「吃菜要吃白菜心

，打仗要打美械軍。」並用「以大吃小」、「圍點打援」兩個戰法來達成此一目的。所謂以大吃小，就是所有筷子指向白菜心，撇開菜葉不管。所謂圍點打援，就是以主力包圍整編七十四師，而以其第六縱隊襲攻梁莊，遮斷援軍。成為孟良崗失陷的主要關鍵。

反之，若我軍亦採取「以大吃小」之方針，先消滅在我後方之敵第六縱隊，對來援之敵，予以各個擊破，情勢或將改觀。

共軍並無完整之補給系統，它的步兵連之編組，為步槍排、彈藥排及給養排三部份，即第一排之傷亡，以第二排接過其槍來繼續戰鬥，等第三排所攜帶之給養吃光，無論攻得下攻不下，均須全部退走。十六日七十四師犧牲殆盡之後，次日我友軍即已收復孟良崗所以我友軍當時若不被隔斷，而能先一、二日到達，或七十四師尚有一、二日的持續力，則共軍即不使不被全部殲滅，亦必潰退無疑。

中共是採取絕對攻擊主義的，以保全它的戰力消滅我軍戰力為主，並不死守一地，當江西第

五次圍剿時，眼看老巢瑞金不保，即狼奔豕突，苟延殘喘，以待捲土重來。目前越共作戰，大半師法中共；略有不同者，因美國空軍特別強大，越共不便採用毛共補給辦法，以致行軍長徑加大，容易暴露目標與企圖，故多在下次襲擊目標之附近，用便衣隊或坑道作業，預藏糧彈，以備臨時取用。

將來毛、蘇萬一熱戰，緒戰時期，毛共力不敵蘇，恐亦不致為爭城爭地而決戰，或將兼採「以大吃小」之逐次殲滅戰，與「以小禦大」之長期消耗戰。

至於我們將來之反攻作戰，係裏應外合之革命戰爭，與國際戰爭、科學戰爭之條件迥異；我們當以過去的經驗及教訓懲前毖後，並且遵行總統手訂之剿共戰法，方不致再蹈覆轍。

必須在這兒補敘一筆的：張靈甫將軍及七十四師官兵之全部成仁，當時曾蒙蔣主席優賜卹典，入祀忠烈祠，頒發精忠狀，指定在紫金山下陵園區公墓，其死節地區明令改為靈甫縣，並以兵艦一艘命名靈甫號，可謂享盡哀榮。

編輯報告

· 編者 ·

△本誌二六四期刊出王成聖教授「蔡元培別傳」，極受海外及大陸讀者重視，紛紛來函希望多刊北大往事與北大掌故以便研讀，俾對「民主搖籃北京大學」的歷史，有深刻認識。本誌為答謝讀者的愛護，除刊出王成聖教授「北京大學傳奇」外，同時選載蔡元培原著「我在北大的經歷」，附以珍貴圖照，敬請讀者參閱。

△易勁秋「陪都雜憶」續稿因排校不及、延下期刊出，敬請讀者期待。